

四

明

叢書  
張宗祥



DC  
26

補文肅暢先生師文

附錄

幼警悟家貧無書手錄口誦過目輒不忘弱冠謁許魯  
齋與魯齋門人姚燧高凝皆相友善

拜監察御史糾劾不避權貴上所纂農桑輯要書

補知州王先生寬

附錄

裕宗嘗召見先生兄弟語之曰汝父起于諸生貧無貲  
蓄今賜汝鈔五千貫用盡可復以聞

補祕監王先生賓

附錄

性資開敏初從許文正公游小學四書悉能通其大旨亦傳贊善星官曆法之學

先生少長富容儀雅潔若寒士

文懿齊先生履謙父義

齊履謙字伯恆沙鹿人父義善算術六歲從父至京師年十一教以推步星曆盡曉其法十三從師聞聖賢之學自是以窮理爲務非洙泗伊洛之書不讀至元十六

年初立太史局改準新曆補星曆生預修曆經曆議二  
十九年授星曆教授大德二年遷保章正始專曆官之  
政至十四年仁宗卽位嘉尙儒術臺臣言先生有學行  
可教國學子弟擢國子監丞改授司業與吳草廬並命  
時號得人每五鼓入學風雨寒暑未嘗少怠其教養有  
法諸生皆畏服未幾僉太史院事延祐元年復爲司業  
律己益嚴教道益張至治元年拜太史院使泰定二年  
奉使宣撫江西福建黜罷官吏之貪汚者四百餘人蠲  
免括地虛加糧數萬石州縣有以先賢子孫充房夫諸

役者悉罷遣之福建憲司職田每畝歲輸米三石民不勝苦先生命准令輸之由是召怨及還京憲司果誣以他事未幾誣先生者皆坐事免先生始得直復爲太史局會祕書監輦亡宋故書留置本院因晝夜諷誦深究自得故其學博洽精通尤精經術著大學四傳小註一卷中庸章句續解一卷論語言仁通旨二卷書傳詳說一卷易繫辭旨略二卷易本說四卷春秋諸國統紀六卷經世書人式一卷外篇微旨一卷二至畧景考二卷

經串演撰八法一卷謚文懿史

齊太史語

春秋以同會異以一統萬蓋始魯終吳合二十國之史記而爲之者也間嘗敘類成書曰諸國統紀降周于魯尊爲內屈也先齊于晉以霸易親也繫荆及吳懲僭以正也其道名分之意所以經緯乎書法義例之中者則亦先儒引而未發之奧云耳予何言焉

春秋諸國統紀敘錄

孔子嘗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杞而不足證也我欲觀

商道是故之宋而不足證也我觀周道幽厲傷之吾舍  
魯何適矣此聖人所以託魯史以寓王法也故學春秋  
者當先觀聖人所書一魯十二公二百有四十二年之  
事其文可證也其誼可推也其治亂得失反復一代之  
變可覆而視也始于隱元者魯史之所自起也志禮樂  
志征伐志會盟志賦稅志軍用志城築志田邑志災異  
志世卿志夫人內女獨備于諸國者非特爲詳內錄也  
夫以春秋而視周典則魯爲極亂以魯而視當時齊晉  
諸國則豈無所謂一變再變至道難易之等差哉因其

事著其筆削蓋所以訓也後之作者尙有考子斯故敘  
魯國春秋統紀第一

詩降黍離于國風示天下不復有雅春秋夷周室于侯  
邦傷王道莫之能亢也當是時周史固在也十三王之  
世次先後可考也然而春秋不以周統書元而但以周  
正首事其意可知也書歸物者三書來求者三書錫命  
者三書出師者三書天王出居于鄭繼書天王居于狄  
泉入于成周書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書天王殺其弟侯  
夫繼書王室亂王子猛卒德日蹙變日極矣孔

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蓋傷周室陵遲雖有繼世之王亦不能以復興矣此制作之本旨也豈有禮樂征伐不自己而出哉故敘周王春秋統紀第二

公羊氏曰大國言齊宋夫宋王者之後而中國之望也陳舜之後也杞夏之後也宋商之後也原其始封皆公爵也而在春秋陳但稱侯杞則始稱侯至莊之二十七年書伯僖之三十三年降而書子訖春秋之世凡三書而三降焉惟宋獨終始公爵雖襄公圖霸無功戰敗身傷而宋爲諸侯之望曾不改舊故晉文以解宋圍而成

戰之霸悼公以討魚石而興三駕之功春秋外平不書至宋楚平則書之其大勢可見矣故敘宋國春秋統紀第三

五霸前此未有也齊創之而晉次之也雖然當是時王道衰諸侯恣威勢以相脅傾詐以相尙天下皆是也大則宋魯衛鄭之邦小則邾莒滕薛之國其能知尊周者誰歟以禮爲國者誰歟推其本心無非桓文也考其行事亦無非桓文也其所以不爲桓文者非不欲也特智有所不逮力有所不及耳故孟子論春秋不舉他國而

獨以二公爲稱者意蓋如此故敘齊國春秋統紀第四  
近代永嘉陳氏有言古者諸侯無私史晉之乘楚之檮  
杌魯之春秋皆東遷之史也今以此考之春秋凡諸侯  
書卒者皆有國史以考其世次者也其不書卒者或國  
滅失其本史或國雖在而未有史皆無所考其世次者  
也又其世次有入春秋卽見者有近後方有者若秦至  
文十八年始書康公卒薛至莊三十一年始書薛伯卒  
杞至僖二十三年始書成公卒莒至成十四年始書渠  
邱公卒邾至莊十六年始書邾子克卒許至僖四年始

書穆公卒楚至宣十八年始書莊王卒吳至襄十二年  
始書王壽夢卒晉則至僖九年始書獻公卒凡此其史  
之所起有久近故其世次所書有先後然則陳氏之言  
于是乎信故敘晉國春秋統紀第五

子路問于孔子曰衛君待子而爲政子將奚先孔子曰  
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事不成禮樂不興刑罰  
不中而民無所措手足夫靈公黜其子而子其孫出公  
不父其父而禰其祖蒯聩爭入曼姑圍戚至此則人倫  
之不正甚矣故夫子因子路之間而啟之然此言也雖

則專爲衛輒而發夷考春秋所書若州吁若惠公若公孫剽本其禍亂無非不知正名之罪然後知夫子之言所包者廣非止于一人一事而已也不然衛以康叔封國察其政俗兄弟吾魯加以內無專國之臣外少諸侯之事于斯時也苟能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人倫之無不適其正也其于禮樂之興也何有故敘衛國春秋統紀第六

古者王制諸侯之爵次其先後有序在周官大司馬設儀辨位以等邦國猶天建地設不可亂也及春秋時禮

制既亡霸者以意之向背爲升降諸國以勢之強弱相  
上下故自入春秋蔡常先衛隱十年伐戴書宋人蔡人  
衛人桓五年伐鄭書蔡人衛人陳人十四年又伐鄭書  
齊人蔡人衛人陳人十六年會于曹猶書宋公蔡侯衛  
侯皆先衛也自是厥後伐鄭之役納衛惠之師遂序于  
衛陳之下矣雖云至有後先亦以國勢孱弱不能自强  
于治可見矣其世從楚而受楚禍也宜哉故敘蔡國春秋  
統紀第七

春秋赴告之說始于左氏其言曰諸侯有命告則書不

告則否師出滅否亦如之雖及滅國滅不告敗勝不告  
克不書于策其意本謂鄰國相好或同惡以相仇或同  
利以相濟于是乎有赴告之命如傳言宋人取邾田邾  
人告于鄭曰請君釋憾于宋弊邑爲道鄭人以王命告  
伐宋之類非謂每事每國必皆赴告凡春秋所有事皆  
當時承赴告而書者誠如此言不惟當時諸國封壤有  
遠近情好有疏密而且國有諱忌事固有不可告與夫  
不當告及不能告者而春秋備書之桓五年春正月甲  
戌己丑陳侯鮑卒甲戌之下本闕陳佗作亂事而左傳

以謂陳亂國人分散故再赴昭九年夏四月陳災陳亡矣定無來告者而胡氏以謂叔弓會楚子于陳還言之朝凡若此者皆泥于赴告之說之弊也要之春秋之作各從本史于理爲通赴告之說恐不盡然也故敘陳國春秋統紀第八

鄭在春秋列國最爲後封于諸姬爲近然當春秋之初鄭爲亂階書克段書來輸平書歸祊書假許田書從王伐鄭皆特筆也其後方楚之北征諸夏而鄭與陳蔡許四國適當其衝陳蔡許終始春秋甘爲楚之從而鄭介

晉楚之間居二國必爭之地朝從楚盟晉師暮至暮從晉盟楚師朝至其爲國也難哉向非子產以禮自固使晉楚之暴不能加焉則鄭國之邱墟當不終于春秋矣善乎劉安世之論曰鄭蕞爾國又時有君臣之亂得子產然後安然子產爲政時晉楚漸衰又能事之區區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能自保已爲難若妄作則滅亡矣傳稱子產善相小國謂此也故敘鄭國春秋統紀第九

春秋書用兵輕重淺深各有不同而其甚莫極于滅滅者亡國之重辭也宋景公入曹以曹伯陽歸春秋止書